

# 瑪麗亞

我進大學後所交的第一個朋友是個僑生。

自從打消重考的念頭後，我開始對大學有些模糊的憧憬。不止一次的，我模擬著和同學第一次見面的情形，甚至，我期望在火車上，便能遇到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物，和我一見如故。因此，暑假裏，當學長熱心介紹系上的一切時，我不忘留心在他手上那一份全班同學的書面資料。我知道，有四個女孩是北一女畢業，一個來自台中女中，再來就是我。我揣測著來自公立學校學生的特質，有誰會成為我的知己呢……。一直以來，

瑪麗亞的魅力，不在於她漂亮的臉蛋，而是視天下人爲我兄弟的胸懷。

## 《木蘭》

我將踏入大學當成我人生的新頁；一方面是來自當時所鍾愛的散文、小說的影響，你知道，在他們筆下，大學生活是如何的多采多姿，大學生又是如何的意興風發。另一方面，是我將離開家，和孕育我六年，校規嚴謹的母校，從此海闊天空，任我遨遊。我這麼說，並不意味著討厭家庭或學校；相反地，我從那兒得到的無私的愛，使我對人生充滿信心。但隱約中覺得缺憾的是，我們那一群，都太「相似」了，來自備受呵護的家庭，在私立學校裏埋首書籍中，父母千篇一律的望子成龍，望女成鳳，我們的天空一向是美麗的，父母老師爲我們遮掩一切陰霾。即使如此，我仍堅信在這個世上，必有一群人，以不同於我們的方式生活著，我這樣渴望探求人生的真相，無怪乎，離家北上時，我確信新生活就在眼前了。而，瑪麗亞，就在此



時闖入了我的世界。

一陣旋風般的，她衝進寢室，扭開風扇，頓時狂風怒吼，豆大的汗珠自額上滴落，無袖T恤，短得不能再短的運動褲，露出一雙修長健美的腿。放下行李，我不知所措的站在床邊，等她注意到我，再一次，突兀的用廣東話向我介紹她叫瑪麗亞，我噗哧一聲笑出來，這和我六年來天天禱告彌撒的聖母瑪麗亞，簡直風牛馬不相及。她很熱心的招呼我把行李歸位，乾淨俐落的替我鋪好了床，短短的頭髮，健康的膚色，這個身手矯捷的南國女郎，用行動證明對我的歡迎。我打量整個房間，如同打量這個曾經暫時擁有它的主人，一切是井然有序的，書架上滿是原文書，只有一本「蛹之生」夾雜其中。那一晚，當這個新朋友的熱情所帶來的感動消退後，我在思家的淚水中沈沈睡去，昏黃的燈

光，照著瑪麗亞振筆疾書的背影。

白天，我們各自去上課，在校園裏時常可以碰到瑪麗亞。她們總是一群人，口操南腔北調，嘰嘰呱呱講得口沫橫飛。晚上，我習慣在寢室裏看看書，而她總是繁忙的，來自僑居地的學長、學姊帶著她到處認識新環境，而我只得扯開大嗓門幫她回應三樓男孩子們的叫聲。瑪麗亞的英文講得頂呱呱，中文却稍嫌生硬，常常用錯成語，但我還是喜歡聽她訴說著過去的一切；在僑居地活潑生動的教育方式，那一條綠樹濃蔭，有晚風襲襲吹來的羊腸小徑，騎著腳踏車是如何的舒服愜意，還有在異國胼手胝足的大家庭，和如今勞燕分飛，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同學們。是的，儘管太陽日升日落，每個人却都有著不同的故事。

我倆之所以能發展出深厚的友誼，是有



它的容觀條件的。一般說來，我們代表兩種不同的典型，在傳統文化的薰陶下，我有著中國書生「溫文」的氣質，我不憤世嫉俗，喜歡好整以暇的過日子，不希望生活中有太大的變動。當然，我也有衝動的時候，不過，基於息氣寧人和我個性上的怯懦，總是以理智將它壓下，反而，抽絲剝繭的分析它，倒是我常用來應付一些頭痛問題的方法，當然，我絕不是個「革命家」的材料，私心裏，我倒想當個歷史學者。但瑪麗亞呢？你可以在她身上找到我所沒有的特質，她美麗、大方、積極、勇敢，爲了在僑居地求學的環境不甚理想，就可以負笈到異國去求學，學習克服語言、教育、生活和氣候上的問題。她會隨著音樂搖擺，爲一些小事跺腳，開助教的玩笑，在距離十公尺外就高喊我的名字，使得路人都回過頭來看我。雖然，我們有著如此多的不同，但是，這些不同反而帶給彼此不少新鮮感，儘管，個性上的差異和人生觀的不同，我們互相包容、體諒對方的生活方式，由相距十萬八千里所發展出的兩點要成爲交會的兩條線，是多麼的不容易，你又如何知道，在碰撞瞬間造成的火花，不會烙下永遠的痕跡呢？

在這個新環境裏，我們各自忙著伸出觸手去探索週遭陌生的一切，就像是兩個不斷向外擴展的圓，當擴張到一定程度時，總有交集出現。我的男女同學們都很喜歡瑪麗亞，當然，在初次介紹時，都得不斷的重覆她的個人簡史，以應付千篇一律的詢問；每到此時，我總是向她扮個鬼臉，表示我深切的同情和愛莫能助，不過，不需我居中引薦，瑪麗亞的健談、可愛，往往很快就成爲衆人的焦點。同學們的善意和關懷，使得她十分開

心，輕鬆自在不下於在她所屬的僑生團體。當然，瑪麗亞也帶著我進入她們那一群，但由於我生性拘謹，不太能和她們一塊兒笑笑鬧鬧，只有面帶微笑地作個旁觀者，雖然，我沒能深入打進他們的核心，甚至，我喜歡他們有時無視於我的存在，以便我能充分的觀察。「觀察」一向是我極強的天賦，從小，我的眼睛就比嘴巴靈光，因此，固然在別人眼中，處在他們之間，甚至插不上一句話；但私心裏我認爲，我大有斬獲。瑪麗亞的魅力，不在於她那漂亮的臉蛋，而是，視天下人爲我兄弟的胸懷，如同納百川的大海，永遠是流動的，新鮮的。

只有在她拿起國文課本時，兩道糾結著的濃眉才會訴說出她的無奈。在僑居地，她也接受華語教育，但却以當地語言及英文爲主。雖然她也喜歡流暢的散文，動人的小說，却怎麼不欣賞洗鍊的古文。相反地，她那一手漂亮的蟹行字和流利的英語，使得她在英文課上大出風頭。有時候，稍嫌呆板的教育方式，也是瑪麗亞所無法接受的，但她很努力的去適應，直到我們捧起原文書，她也能跟著進度前進了。有時候，我倆不同知識的來源，帶給彼此很大的互補。書中展現出一個個瑰麗的世界，使我甚至穿過時光隧道，而心神嚮往起來。瑪麗亞卻從現實生活汲取教訓，塑造出一種較爲真實的人生。固然在僑居地落地生根，但那畢竟是別人的國家；是有不平與無奈，但更大牽扯的力量還是那生於斯，長於斯的土地。我不責怪瑪麗亞執意要回去，爲何同是中國人，她和我魂牽夢繫的地方不一樣。儘管，她是個過客，在台灣；但是，我知道，這樣的相識，已經足夠。

◎

# 舞會

## 大學生的專利品

### 《木蘭》

如果說，郊遊、烤肉、露營是時下青少年們所熱衷的休閒活動；那麼，舞會，無疑地，可說是大學生的「專利品」。大專院校的學生們，極少有不曾見識過舞會的。或許您還記得「魂斷藍橋」中的那一曲「最後的華爾滋」，在暗淡的燈光下，男女相擁，婆娑起舞，低沈的小喇叭吹奏出離情別緒。於是，掙脫聯考壓力的新鮮人們，滿懷浪漫唯美的憧憬，在舞會裏，踏出了「男女社交」的第一步。

公開的社交舞會原本是項正當的交際活動。跳舞是表現紳士、淑女風度和氣質的最佳場合。古老的英國習俗，將社交舞會作爲青年人涉入社會的第一個踏板；尤其是女孩子，到了某一個年齡，就由父母帶著，在社交季節中參加一連串的舞會，

而後，才能真正稱之爲大人。而且，誰表現的風度、氣質佳，便立刻成爲衆人傾慕與追求的對象。因此，年輕人必需花費一段好長的時間來學習各種禮節、風範。民國初年，東西門戶大開，舞會這項時髦，新穎的玩意兒，也成爲上流社會的寵物。青年們卸下長袍馬褂、旗袍棉襖，換上襯衫長褲、露肩長裙，手端雞尾酒，隨著留聲機中播放出的「華爾滋」，舞出了青年們「社交開放」的序曲。隨著時代的演進，儘管舞步不斷的推陳出新，舞會受青少年們喜愛的程度却與日俱增。縱觀國內大專院校舉辦舞會的頻繁與否，和學校的作風態度有很大的關係。在美國，各大學，甚至高中，都經常由校方出面安排社交舞會，讓男女學生公開交往，藉著跳舞，增進情誼。但是在國內，總認爲青少年應好好唸書，不應浪費時間、精力在跳舞上，殊不知舞會發展到現今的情勢，已是「校園文化」的一部分。作風開明的學校，如淡大，不但校內開放舞禁，更由學校出面舉辦，顯得正式而隆重，此舉獲得師生一致熱烈的反應，這是觀念的突破，也是面對現實的作法。反之，經由校方「好言相勸」而打「退堂鼓」的學生，另闢蹊徑，

